



感谢赞美主的话语!

愿颂赞荣耀和权柄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新加坡陈英俊医生 供稿

犹大书 14 至 16 节
思考问题: 审判的警告——另一个熟悉的例子

亚当的七世孙以诺, 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 宣告那一切不敬虔的人, 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 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 常发怨言的, 随从自己的情慾而行, 口中说夸大的话, 为得便宜谄媚人。(犹 14-16)

犹大的第四个警告, 是引用次经的另一个例子, 其原因, 背景和意义在 9 至 10 节的经文中已经讨论过了。这也是使爱思考的基督徒产生问题的一个地方。

1. 以诺 (14-15 节)

以诺本人的身份很容易鉴定, 这出现在创世记 5:21-24 节有关他与神同行三百年并被提去, 贵为耶稣的先祖 (路 3:37) 以及在希伯来书中的信心伟人 (来 11:5)。在这段经

文中, 犹大用了七这个数字其目的是想要把神秘的分量加在以诺的身上。

这段经文的问题在于犹大不是提到以诺的信心, 而是他所说的预言。这预言的争议性在于引用了次经以诺壹书。这书提及了末日戏剧化的大审判, 地球在历史结束时所发生的事。犹大引用了书中主带着千万圣者降临的预言场景, 与在 9 至 10 节一样, 从故事中吸取圣经教训。他也向读者展示引用的基本教训内容与圣经符合。

当神来临的时候, 天使又再施行主的律法, 这一次是审判与怜悯并进。他把这种旧约教导的精神合情合理的具体化, 并以预言来向读者展示。孟顿认为犹大书对假教师的的原则是: 所说的话通常可能与我们具有切身关系, 仿佛是对我们个人说话。

在这段经文中, 有两个字被用过四次, 这两个字使审判大日发生的事情具体显现出来。第一个字是“每个人”, 第二个字是“不虔敬”及其相关字。

a. 全球性的审判

犹大在讲论以诺时提出四次审判的观念: 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逃避神的审判; 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 不敬虔罪人所顶撞神的话; 假教师的荒淫行为并不否认神。

这审判当神再临时, 必要伸讨这等人的罪恶, 这是全球性的, 没有人能逃脱。

b. 道德性的审判

犹大使用不敬虔这个字四次。这是描述道德与灵性全面崩溃的情况, 这些人思想与行为不敬虔。当人以为可以不受神的审判, 道德标准就会松弛下来。假教师製造不关心基督生活方式的神, 结果产生下流无耻的基督徒道德观。

2. 这些人 (16 节)

在犹大书中要针对的是些人什么人呢? 经文告诉我们这些人的一些特征:

a. 发牢骚的人

出埃及的神的百姓因没有水喝就向摩西发怨言, 结果招来了神的审判。同样的, 今天教会的

信徒也需要面对试探拒绝罪恶。假教师企图让人以为得救后, 可以放松一下, 不必负重谨慎去过圣洁的生活。在沙漠中对神抱怨, 在犹大教会中顶撞神刚愎的话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神的审判。

b. 吹毛求疵的人

这些人永远是永远对于命运不满的无病呻吟者。他们不满于生活现状。每个教会都有这种人。犹大锁定的是很特别的一点: 他们不高兴作基督徒。他们对非基督徒能享受罪中之乐和任意而为而产生妒火中烧。

c. 随从情欲的人

这些人改变他们对于基督委身的初衷。引诱他们偏离正道的是他们过去的经验, 那有罪天性的道路。他们找到另一位跟随的主——自己。犹大告诉我们这些人自作孽不可活, 他们满腹牢骚, 不满纪律, 嫉妒非基督徒。

d. 自夸的人

这些人灵性堕落的机会。他们自己夸灵性高尚, 自我吹嘘。他们自认找到灵性生活途径的



人, 他们的大话是敌对神的。

e. 为得便宜谄媚的人

在理论上, 我们都对谄媚的危险有警觉, 但事到临头, 想要全身而退可能非常困难。谄媚者抓准人的心理和动机, 借用真理将人引入歧途。对于心志不坚, 面临圣经难题的基督徒, 很容易掉入这些人的陷阱中。这是背叛神的道路, 我们要小心谨慎的迴避。

问题:

1. 以诺的预言并不在我们的圣经里之事实, 对于有些人会产生那一个问题? 这问题要如何解决?
2. 这些经文强调神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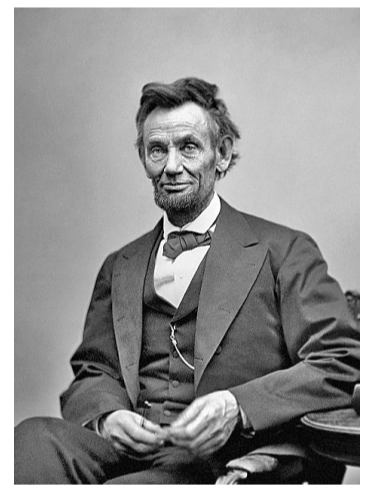
判的那两点?

3. 你会如何回答建议我们: 挣扎过圣洁的生活是一个不必要的重担的人?

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你是公义信实的神, 你不会以有罪为无罪。主啊! 你因你的怜悯, 你差派了你的爱子耶稣来到地上解决人的罪。十字架是你施行救赎的大功的记号。求圣灵光照我们, 能辨认假教师的道路, 愿我们珍惜这条能使我们回归并与你同好的道路——主耶稣义人的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以马内利



美国第十六届总统林肯 (Abraham Lincoln) 出身寒微, 为人忠诚, 早岁习法, 历任伊利诺州邮政局长, 州议员; 一八三七年任律师, 同情贫苦无告之人, 主张废除奴隶制度, 颇得国民拥护。一八六〇年, 以共和党首领, 当选为总统, 因南部反对, 有南北战争, 终获胜利, 解放黑奴; 一八六五年被刺殉国, 其人格功勋, 迄今为举国称颂。

林肯乃是一位坚信上帝的人, 当他离开故乡, 前往华府, 就任总统之时, 他在一群友人的叙会中, 发表一篇演讲, 其中有一段说:

“余今向诸友告别, 不知何日再能相见。我深深觉得有一个比华盛顿更为艰巨的使命在我身上; 如果没上帝的帮助, 是无法完成的。余所深信者, 只要上帝帮助我, 那我便决不会失败, 所以, 我们应当信赖祂。祂现在与我同行, 但仍和你们同在; 而且无论到哪里, 无论在何时, 我坚信祂必祝福我们。愿神眷顾你们, 并请各位亦替我祈祷, 谨此告别。”

他在就职演词中有一段话说: “我们要想解放当前艰难的局面, 不仅应靠我们的智慧与热心, 而尤应信奉圣道, 坚信上帝。神既眷顾斯

政治家的宗教观

亚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 1809 - 1865)

◎章力生博士

邦, 终必帮助我解救当前的难局。”

纽约论坛 (New York Tribune) 记者白乐克氏 (Noah Brooks) 和林肯有多年深交, 常常被请到白宫, 与林肯在晚间深谈, 涉及社会宗教问题, 在其一八七二年二月从纽约寄其友李德牧师 (J.A.Reed) 的信中说:

“林肯乃是一位富有宗教信仰的人, 他曾对我表示, 他相信, 藉着主耶稣基督, 便有永生的福乐和盼望。”“他对基督教基本教义, 也有坚定的信心, 他到了白宫, 天天祈祷, 不论长短, 从未间断, 从我和他谈话的经验中, 我深知林肯乃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 对救主耶稣, 有坚定的信心。”白氏又在 一八六五年七月号 (Harper) 月刊上, 发表一篇文章说: “林肯读经祈祷, 谨守不辍, 而在大难临头, 人力穷尽之时, 尤能坚心求神, 他有一次对我说: ‘当我无法可想, 无能为力之时, 我便跪下祈祷, 求神赐助’。”

华府长老会牧师孙德兰博士 (Byron Sunderland) 在其致李德牧师心中叙述他谒见林肯总统的印象说: “林肯在谈话时, 曾详论当时国家的危机, 他对我说: ‘我将如何应付当前国家的危机, 时间会给我们决定。我现在所负的重任, 乃是受神的付托; 祂授权于我, 我仅为祂的工具。所以我对所负的责任, 以及所持的见解, 所抱的目标, 所定的方针, 我实有坚强的信心; 而且我每一分钟, 深深觉得, 我和我一

切所有的, 都操在神的手中。但是我并不是宿命论者, 我只是深信人类乃万物之灵, 有最高的良知, 须对上帝负责, 神也对人类有操纵的主权。”

一八六一年三月四日林肯夫人曾对李德牧师讲述林肯就职前的情况, 略谓: “林肯总统亲笔草拟他就任讲词, 结论以后, 便召集家人, 对他们宣读; 读后说, 我要有一

个清静的时间, 便叫家人退到另外一个房间。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的听到他祈祷的声音, 他把国家的命运完全交托上帝, 求神眷顾, 他和神交通以后, 情态安详, 便开始担负其总统的重任。”



他不讲政治, 他所传的信息, 只是纯正的福音”。林氏尤爱葛牧的祷告, 每当他开声祷告之时, 林氏循例起座肃立。林氏不但每周赴教堂礼拜, 且经常参加周中的祈祷会, 惟林氏以总统地位, 诚恐惊动祈祷会同道, 所以常常坐在牧师的书斋。

当南北战争之时, 林氏扰动国事, 日理万机, 但仍照常礼拜, 不稍间断, 且其爱主的热忱, 以及和葛牧的友谊, 且久而弥笃。当琛德堡垒 (Fort Sumter) 失守之时, 林氏闻讯, 即请葛牧赴白宫祈祷, 当战争进入紧张阶段, 林氏祈祷

更为恳切, 每从神得到安慰和力量。尤其在一重要战役开始之时, 林氏必派他的马车去接葛牧到白宫, 跪在神前, 同心祈祷。

一八六二年林氏幼子伟烈 (Willie Lincoln) 患恶性感冒, 忽染其他并发症而病势恶化, 葛牧赴白宫探病, 在其子病榻之旁, 慰问祈祷。其时伟烈已在弥留状态, 深知将主召归回天家, 特低声对其母亲说, 托其转呈葛牧, 要把他平时积蓄的微款, 全数奉献教堂, 专作主日学宣道工作之用。此事至今犹记录在卷, 保存在华府纽约路教堂。

林氏与葛牧交谊甚笃, 平时除了在教堂聚会时及彼此一同祈祷时相见外, 复常常为各项属灵问题相约深谈, 于此葛牧有一段笔记说: “某日黎明, 余以林总统的牧师及友人的身份应召前往白宫, 那时林氏尚未进早餐。这是在隔晨去白宫, 在早餐前和其作一小时的长谈。当我离开白宫, 一出大街, 便遇见一位教友, 他惊奇的问我: ‘现在尚未到办公时间, 你在白宫有何要事?’ 我说: ‘林总统特约我在清晨作一次长谈’。他猜想道: ‘那一定是有关战局吧?’ 我说: ‘完全和战局无关。……我们乃谈人死后的灵魂问题。这个问题, 林总统最感兴趣, 我们已经谈过多次, 但是这次乃是他人长谈, 我只是听他讲道!’”

有一次朋友送他一本圣经, 林肯在接受圣经的时候说: “关于这本伟大属灵问题相约深谈, 于此葛牧有一段笔记说: ‘某日黎明, 余以林总统的牧师及友人的身份应召前往白宫, 那时林氏尚未进早餐。这是在隔晨去白宫, 在早餐前和其作一小时的长谈。当我离开白宫, 一出大街, 便遇见一位教友, 他惊奇的问我: ‘现在尚未到办公时间, 你在白宫有何要事?’ 我说: ‘林总统特约我在清晨作一次长谈’。他猜想道: ‘那一定是有关战局吧?’ 我说: ‘完全和战局无关。……我们乃谈人死后的灵魂问题。这个问题, 林总统最感兴趣, 我们已经谈过多次, 但是这次乃是他人长谈, 我只是听他讲道!’”

有一天主日崇拜会, 会毕之时, 葛牧忽向会众宣布: “从今天以后, 本堂暂停聚会; 俟有期, 再行通知。”林氏闻之大为震怒, 盖其时局势恶化, 死伤枕藉, 各处教堂和学校, 已改充临时医院, 葛牧以大局如此, 亦决将教堂改充医院, 以应亟需, 深以为此举必能得林总统欢心, 故决购置木料, 堆在教堂之前, 以为改建病院之用, 事先并未和林氏谈及, 孰知葛牧报告尚未完毕, 林氏即起立抗议, 说: “葛博士, 我对本堂此项举措, 不能赞同, 谨请撤销原议。现在战局严重, 固为事实, 但正因如此, 我们更需教会, 更应事奉上帝。” (参阅 Edgington 氏前引书)。

今日教会新派, 藐视圣道, 不传福音, 舍本逐末, 热中政治, 侈谈社会服务, 甚且鼓吹暴动, 幸希深体林氏此言, 知所悔悟!

有一次朋友送他一本圣经, 林肯在接受圣经的时候说: “关于这本伟大属灵问题相约深谈, 于此葛牧有一段笔记说: ‘某日黎明, 余以林总统的牧师及友人的身份应召前往白宫, 那时林氏尚未进早餐。这是在隔晨去白宫, 在早餐前和其作一小时的长谈。当我离开白宫, 一出大街, 便遇见一位教友, 他惊奇的问我: ‘现在尚未到办公时间, 你在白宫有何要事?’ 我说: ‘林总统特约我在清晨作一次长谈’。他猜想道: ‘那一定是有关战局吧?’ 我说: ‘完全和战局无关。……我们乃谈人死后的灵魂问题。这个问题, 林总统最感兴趣, 我们已经谈过多次, 但是这次乃是他人长谈, 我只是听他讲道!’”

会毕之时, 葛牧忽向会众宣布: “从今天以后, 本堂暂停聚会; 俟有期, 再行通知。”林氏闻之大为震怒, 盖其时局势恶化, 死伤枕藉, 各处教堂和学校, 已改充临时医院, 葛牧以大局如此, 亦决将教堂改充医院, 以应亟需, 深以为此举必能得林总统欢心, 故决购置木料, 堆在教堂之前, 以为改建病院之用, 事先并未和林氏谈及, 孰知葛牧报告尚未完毕, 林氏即起立抗议, 说: “葛博士, 我对本堂此项举措, 不能赞同, 谨请撤销原议。现在战局严重, 固为事实, 但正因如此, 我们更需教会, 更应事奉上帝。” (参阅 Edgington 氏前引书)。

今日教会新派, 藐视圣道, 不传福音, 舍本逐末, 热中政治, 侈谈社会服务, 甚且鼓吹暴动, 幸希深体林氏此言, 知所悔悟!

有一次朋友送他一本圣经, 林肯在接受圣经的时候说: “关于这本伟大属灵问题相约深谈, 于此葛牧有一段笔记说: ‘某日黎明, 余以林总统的牧师及友人的身份应召前往白宫, 那时林氏尚未进早餐。这是在隔晨去白宫, 在早餐前和其作一小时的长谈。当我离开白宫, 一出大街, 便遇见一位教友, 他惊奇的问我: ‘现在尚未到办公时间, 你在白宫有何要事?’ 我说: ‘林总统特约我在清晨作一次长谈’。他猜想道: ‘那一定是有关战局吧?’ 我说: ‘完全和战局无关。……我们乃谈人死后的灵魂问题。这个问题, 林总统最感兴趣, 我们已经谈过多次, 但是这次乃是他人长谈, 我只是听他讲道!’”

有一次朋友送他一本圣经, 林肯在接受圣经的时候说: “关于这本伟大属灵问题相约深谈, 于此葛牧有一段笔记说: ‘某日黎明, 余以林总统的牧师及友人的身份应召前往白宫, 那时林氏尚未进早餐。这是在隔晨去白宫, 在早餐前和其作一小时的长谈。当我离开白宫, 一出大街, 便遇见一位教友, 他惊奇的问我: ‘现在尚未到办公时间, 你在白宫有何要事?’ 我说: ‘林总统特约我在清晨作一次长谈’。他猜想道: ‘那一定是有关战局吧?’ 我说: ‘完全和战局无关。……我们乃谈人死后的灵魂问题。这个问题, 林总统最感兴趣, 我们已经谈过多次, 但是这次乃是他人长谈, 我只是听他讲道!’”

有一次朋友送他一本圣经, 林肯在接受圣经的时候说: “关于这本伟大属灵问题相约深谈, 于此葛牧有一段笔记说: ‘某日黎明, 余以林总统的牧师及友人的身份应召前往白宫, 那时林氏尚未进早餐。这是在隔晨去白宫, 在早餐前和其作一小时的长谈。当我离开白宫, 一出大街, 便遇见一位教友, 他惊奇的问我: ‘现在尚未到办公时间, 你在白宫有何要事?’ 我说: ‘林总统特约我在清晨作一次长谈’。他猜想道: ‘那一定是有关战局吧?’ 我说: ‘完全和战局无关。……我们乃谈人死后的灵魂问题。这个问题, 林总统最感兴趣, 我们已经谈过多次, 但是这次乃是他人长谈, 我只是听他讲道!’”

有一次朋友送他一本圣经, 林肯在接受圣经的时候说: “关于这本伟大属灵问题相约深谈, 于此葛牧有一段笔记说: ‘某日黎明, 余以林总统的牧师及友人的身份应召前往白宫, 那时林氏尚未进早餐。这是在隔晨去白宫, 在早餐前和其作一小时的长谈。当我离开白宫, 一出大街, 便遇见一位教友, 他惊奇的问我: ‘现在尚未到办公时间, 你在白宫有何要事?’ 我说: ‘林总统特约我在清晨作一次长谈’。他猜想道: ‘那一定是有关战局吧?’ 我说: ‘完全和战局无关。……我们乃谈人死后的灵魂问题。这个问题, 林总统最感兴趣, 我们已经谈过多次, 但是这次乃是他人长谈, 我只是听他讲道!’”

有一次朋友送他一本圣经, 林肯在接受圣经的时候说: “关于这本伟大属灵问题相约深谈, 于此葛牧有一段笔记说: ‘某日黎明, 余以林总统的牧师及友人的身份应召前往白宫, 那时林氏尚未进早餐。这是在隔晨去白宫, 在早餐前和其作一小时的长谈。当我离开白宫, 一出大街, 便遇见一位教友, 他惊奇的问我: ‘现在尚未到办公时间, 你在白宫有何要事?’ 我说: ‘林总统特约我在清晨作一次长谈’。他猜想道: ‘那一定是有关战局吧?’ 我说: ‘完全和战局无关。……我们乃谈人死后的灵魂问题。这个问题, 林总统最感兴趣, 我们已经谈过多次, 但是这次乃是他人长谈, 我只是听他讲道!’”

有一次朋友送他一本圣经, 林肯在接受圣经的时候说: “关于这本伟大属灵问题相约深谈, 于此葛牧有一段笔记说: ‘某日黎明, 余以林总统的牧师及友人的身份应召前往白宫, 那时林氏尚未进早餐。这是在隔晨去白宫, 在早餐前和其作一小时的长谈。当我离开白宫, 一出大街, 便遇见一位教友, 他惊奇的问我: ‘现在尚未到办公时间, 你在白宫有何要事?’ 我说: ‘林总统特约我在清晨作一次长谈’。他猜想道: ‘那一定是有关战局吧?’ 我说: ‘完全和战局无关。……我们乃谈人死后的灵魂问题。这个问题, 林总统最感兴趣, 我们已经谈过多次, 但是这次乃是他人长谈, 我只是听他讲道!’”

有一次朋友送他一本圣经, 林肯在接受圣经的时候说: “关于这本伟大属灵问题相约深谈, 于此葛牧有一段笔记说: ‘某日黎明, 余以林总统的牧师及友人的身份应召前往白宫, 那时林氏尚未进早餐。这是在隔晨去白宫, 在早餐前和其作一小时的长谈。当我离开白宫, 一出大街, 便遇见一位教友, 他惊奇的问我: ‘现在尚未到办公时间, 你在白宫有何要事?’ 我说: ‘林总统特约我在清晨作一次长谈’。他猜想道: ‘那一定是有关战局吧?’ 我说: ‘完全和战局无关。……我们乃谈人死后的灵魂问题。这个问题, 林总统最感兴趣, 我们已经谈过多次, 但是这次乃是他人长谈, 我只是听他讲道!’”